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三

王曇首太保弘少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

球俱詣宋武宋武曰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宋武大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宋武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宋武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迎奉大統議者皆

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帝行帝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帝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曇首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駕出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

曇首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帝時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帝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示之曇首曰近日事仰賴英斷罪人斯得臣等雖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災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如直史何封事遂寢

時弘録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帝所親委任兼
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録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
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悦曇首固乞吳郡帝曰豈有
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
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
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
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悦七年卒時年三十七
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

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廷子僧綽嗣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帝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帝長女東陽獻公主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能以才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

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起致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帝頗以後事爲念欲相付托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大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帝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啓聞帝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

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惟宜速斷

宋書曰願以義感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

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將謂我無復慈愛僧綽曰恐千載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

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耶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

册府元龜曰元凶劭弑立使蕭斌作詔改元太初斌以不文辭乃使僧綽為之斌曰昔踰年改元劭問僧綽曰晉惠即位便改劭喜而從之

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弟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

志皆害之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初太
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皓江左初為周
顗蘇峻宅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
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
凶請以為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另見儉弟遜宋昇
明中為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太
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
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

誅長子騫嗣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
短諸女子姪皆孀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填咽非所欲
也教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
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
産業有舊墅在山中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
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
此為愧永元末名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柱矢晝見西方
長十餘丈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起兵騫曰天

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議參軍
遷侍中及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令武帝於鍾
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
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
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
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
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
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

僕射當朝用事奮自中書令為郡悒悒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為度支尚書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畧通五經大義及長博涉有口辯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辭甚工後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

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瑯琊王錫范陽
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
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
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
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
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何賀道家有云非為
功難成功難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
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饋運難繼將為亂階俄覆沒

六年武帝餞黄州刺史元景仲於文德殿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文又美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王綱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宫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悦是舉也尋為吴郡太守主書琊宗家在吴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琊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琊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民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表留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减退後

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永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絕無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集二百卷子褒見周暕騫弟也年數歲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

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
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
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
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卒于尚書在僕射
謚曰靖子承訓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
侍郎兼國子監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
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
梁書曰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習禮易義

遷國子祭酒丞祖儉父睞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寛惠吏民悦之卒郡謚曰章丞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毎休下車馬塡門有魏郡中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髙論以忤權右嘗指異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丞弟幼也時唯丞兄弟及褚翔不至異門世並稱之訓字懐範生而紫胞師媪乙言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竒之謂門人羅智國

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與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子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名見文德殿應對爽徹武帝目送久之謂朱異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門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及覩容止若披雲霧俄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若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丞嘗作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昛俗追祖儉志也後拜侍中入見帝帝問何敬容

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曰温僧虔金紫光禄大夫僧綽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見僧虔採燭珠為鳳凰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惟善

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嘗器雅
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
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
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
僧綽為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
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
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
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

馬援處子姪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亡兒之徹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再還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後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舊時甲族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秦始中為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徙會稽太守

冊府元龜曰時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曾有鹿中矢來投祐祐為養瘡愈方去僧虔曰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竟不肯屈

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敻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昇明二年累遷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

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
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
坐銘右兄子儉覩見輙昜以前言往行忠貞正足之道
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
聲時齊高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
南齊書册府元龜載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為用凱
容之禮八佾為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
律克諧女樂以歌為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

合和鞞拂節奏雖會應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歌鍾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懸所奏謹依雅臣昔制歌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鍾配成一部即義沿理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魏氏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

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叙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遺逸迭相開曉凡所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齊高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及受禪轉侍中

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言湯本救疾而

實行寬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
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帝納其言而止
南齊書曰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
尚多遺失禮問之四夷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古
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
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補
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
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

今樂署一人粗别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可得中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事竟不行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寳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

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名閒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士民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還中

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是一門二台司也實所畏懼乃固辭帝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儉既為朝起長梁齊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卒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

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有公事
少時僧虔卒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
之於錢唐掠奪民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
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得罪因葬焉又宋
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餘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
愈因畜棺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而言天道未易
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
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

前以為最亡曽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吳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

時亦呼有意郗情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

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論流者以比孔琳之謝安

亦入能書録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

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琳之書天然縱放

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

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

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

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

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所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令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為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

三國志聚置牀頭百許日復從業就玄
南齊書載僧虔書曰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
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
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
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以異指例何所明
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
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
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

睹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裘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有設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賔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

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

南齊書曰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内外

八裘所載凡有幾許四本之稱以何為長

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

重華無嚴父放勲無令子亦各由巳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鳯劣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廕

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耳矣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來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胷懷子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

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侯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比鳳超宗狼狽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納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

南齊書曰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言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

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
標叔舅子孟應圖題稱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
以止仁無二之貴寅冲丈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
巡宮而洒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
尚或深心刋觀撤跡能無惻隱今為禁籞邃動延東
蓋若使鷹駕紆覽四時臨閲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
衷當刪前基樊軌啓皇齊孝則詔付外詳議儀曹郎
任昉儀今之諱榜兼明義訓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

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尊稱霍氏理例平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心已入謂宜式尊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司徒左長史慈患足疾武帝敕王晏曰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秉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主修婦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

州事還為廬陵王子卿中軍長史未拜卒贈太常謚懿子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自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

真自過江吏即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穪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遇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始革大理以泰為廷尉卿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以疾卒謚曰

夸志字次道慈之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

淵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英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平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民益歎服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

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叛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嘉之弗以讓也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飢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民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

謝病簡通賔客九年還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志善草隷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志居家建康禁中里馬糞巷

梁書馬糞作馬蕃未知孰是

父僧虔門風寛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容甞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賔客遊其門者專益過稱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

有五子弟揖揖子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蹤昔人何恨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以為不逮嘗謂曰昔蔡

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
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
訣歎曰諸賢零落巧疾相繼平生玩好殆欲都絕而
友味此事不衰
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訣歎曰每商確書史披閱篇章畢夜閑景以為得志
之賞
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

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鄧居
賦搆思積時猶未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
撫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為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
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
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
數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
妍靡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
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

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
詩源指訣曰筠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葫蘆傾已
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紀昭明太子受文
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
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
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為中書郎
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師法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

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俱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
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
通三年昭明太薨于敕制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臨
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為有司
奏不調累年後歷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
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粗糲所乘牛嘗飼以青草
及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過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
忽有盜攻之驚懼墮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二口同

遇害人尸積空井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
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
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覩皆即疏記後重
省覽懽忻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
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
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
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
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

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葢以傳遺亡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

云崔氏雕龍五字梁書作世擅雕龍

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葉有七葉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沈約嘗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篤自砥具

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揖弟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與志齊名時人為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弟寂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惋王融敗後賓客

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世祿不替豈徒然哉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乎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四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四

王誕 兄子偃 偃子藻 藻弟子瑩 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彧 子絢 絢弟繢 繢孫克 彧兄子奐 奐弟份 份孫銓 錫 僉 通 勱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用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

宋書曰誕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

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修為陳請乃從
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
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
歸必蒙任寄
宋書曰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
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
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一境不容
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太尉長史盡

心歸奉宋武甚仗之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宋武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宋武納其說後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宋武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宋武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宋武曰長民心似自疑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

下必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宋武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凡𢻹侍中左民尚書始興公𢻹子偃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凡收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議同三司謚恭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性甚妬而藻别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

中主讒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氏諸主莫不嚴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當尚孝武帝女帝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裠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媒訪莫尋彖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

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應茲舉雖門忝宗勞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冐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蠓叟殷沖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軌

息駕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疎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你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蕞萌愚豈識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姍娵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與不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入入則

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有别意君必以三輔為期違必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晚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敕以宜寵見嫌賓客來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議絶傍私䖍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則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

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
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
佷頗輕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寃魂褚曖憂憤遂至天絶
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
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道羅釁
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毁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
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
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

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宮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惟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時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徧示諸主諷切之并為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光祿大夫懋子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

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言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言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鯉美鮮麞肶懋問郡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還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

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子隆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
詹事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
非及尚書令徐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第亮
及孝嗣封名枝江縣侯已為已封從第亮謂曰此非盛
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孝嗣時為
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其多愁
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
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

王寶玄内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乗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御都督宫城事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梁武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惟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虎入郭帝不悦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對曰昔拳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来格帝大悦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須開黄閤宅

前從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
回閤向東時人為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及將拜印工鑄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
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謹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秘書郎尚
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
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
從兄寄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寄於郡市貸還都求利及
去郡數十里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從兄搏頰乞原僅

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會理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禊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王誌念靈陛下何見憎王驚報即起後密啟之因此廢錮亮字奉叔瑩從父弟父攸仕宋位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甚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為士林使工圖具像亮亦亮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巑之怏怏乃造

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骰尊傍犬為犬傍無骰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跳而走噴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祏帝內弟故深友祏祏為之延譽益為帝昵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遇誅羣小故命凡所除拜悉內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無貲次而

已時不謂能後為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
免梁武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
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
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
閉以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

資治通鑑考異曰時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
故戕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晊耶當從齊書

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於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

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
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裙履
見梁武謂之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
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及受禪累遷左光禄大夫
元日會朝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别省語笑自若數日詔
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
市詔削爵爲庶人四年帝御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
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

令尚書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臣所所知常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纘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纘妄陳褻瀆請免纘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散騎常侍謚曰煬

王華字子陵謐從祖第父廞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公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

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過赦還吳以父存殁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者十餘年宋武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宋武北伐秦姚弘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文帝以宜都王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時王未親政事

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城為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

諸宮故事曰文帝為宜都王臨川人獻六寶初莫識以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蓱實也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王即日而宋祚竟終六十

王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民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

宋書曰廢主尚存慮將來受禍致此殺害寧敢頤懷逆志

殿下寬叡慈仁其所素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

執肯拒讓勢必不行

宋書曰不過欲握權自固以主仰待

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吾宋昌也乃留華總

後任及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

為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

步兵校尉

宋書曰甯子先為高祖太尉主簿請使天朝四品官

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有曰非以

選曹所銓果於爭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
賢闢其廣途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
治何之宰不必計年免徙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
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
甯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
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有華並有
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於帝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舟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

也華問閒居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義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
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
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
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宴不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
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
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

四十有三九年以誅羲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傳爵至孫長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

宋書曰後廢帝三年佟請以封還長許之

齊受禪除

宋書載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令疎居上六窮文當來寵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尋

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已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琨華從父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獛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琨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初為桓修參軍修待之厚後雖以事計圖修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

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家族除琨郎
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
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為
之延譽歷位宣城義興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
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選局貴
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
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為廣州
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

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內史帝以琨忠實從為寵子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琨從華孫長襲華爵耆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琨後出為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

大夫尋加散騎常侍廷尉廣饒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為屈時饒見寵朝廷歎琨強正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帝遜位百僚倍琨攀畫輪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齊高即位領武陵王煜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三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

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
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
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
必早起簡閱衣裳抖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為輕薄所笑
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
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
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
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

不往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檀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檀在匣中不須

更作檢取果得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
犯時謂矯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
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
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
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斷而
退宋武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
之美也即以為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

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别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如常不以霑濡改宋國初建當署郎中令宋武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

不肯拜乃以惠代之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閣上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何用食為其摽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球字蒨玉司徒謐之子惠從父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累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與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

爰有寵於帝帝嘗命球及殷景仁與通球辭曰士庶區
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帝改容謝之球簡貴勢不交
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首嘗云精玉亦是玉卮無當
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
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
視求官書疏而銓衡自有序遷光祿大夫時大將軍彭
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而刀筆幹練者多被恩遇謂
劉湛曰王敬弘王球輩竟何堪於施為乃自當貴復耶

可解球凡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御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即還齋帝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啟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素有足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球今故恣如

此是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之也義恭又面啟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有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彧名犯帝諱故以字行伯父智少

簡貴有高名宋武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宋武與劉穆之謀討劉毅智在焉他日穆之白宋武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宋武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歷家國五兵尚書智無子故父僧郎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嶙美風姿為一時推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

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
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
善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
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
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元凶以為黃門侍郎
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
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帝以
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

稽孔覬俱南北之望故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累遷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

宋書曰時以義嘉起事六軍解嚴諸將咸云小賊易殄耳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諸軍當臨事而懼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

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

射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
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楊州刺史加太子
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
能潔己景文與帝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
宋書載書曰吾雖寡於行己誓不上欺明主嘗生巨
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千里乞平心精檢
若此言不虛宜肆諸市朝若其罔作當賜恩罔昧之
由

景文屢辭内殺帝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宫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令令才望何愧休元眈賛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歲内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途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

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於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固辭詹事領選累進中書監令太子太傅景文固辭太
子太傅常遣尚書右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不得已乃受
太子及諸皇子並小帝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
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害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
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謡言曰一士不
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
景文彌懼乃自陳解揚州詔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

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顔師伯白衣僕射横行尚書中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令既省録令便居昔之録至置省事及幹僮並依録格粲作令來亦不易為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不卿今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虚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

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
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
巨細一揆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
談斃於刺客故甘心逢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
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安其
己然為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
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
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繫數死於溝瀆困

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為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早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羨之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

狂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長頸顱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遣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寧逢義嘉染罪金木纆身性命幾絶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帝既有疾諸弟並見殺唯桂陽王休範才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宴駕皇后臨朝則景文必為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恐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帝

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方與客棊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刼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賜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啟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

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懿曰子絢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

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

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秘

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絢弟續弱冠祕書郎轉中書舍

人景文以此撥起階令續經年乃受齊武帝為撫軍史

部尚書張岱選續為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

望再還義興太守甄録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

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繢教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
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繢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
年卒於太常謚曰靖繢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
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繢
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弟約齊明帝
世數年廢錮衆武時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
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衆武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
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民尚書廷尉

續長子僞僞子克克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
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
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
璽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
心也景受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請克曰王氏百
世卿族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或兄子蘊改忠
義奐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奐繼
從祖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與諸兄

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顔延之與球情欵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强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歴侍中祠部尚書轉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内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藴又同袁粲之

本史云同逆今正之

疑有異志晏叩首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

質帝乃止永明初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帝欲用奐
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
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
州府元龜曰奐為將軍欲請駕幸府帝晚信佛御膳
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去年斷殺不復幸大臣第
無容欵爾也
與寧蠻長史不輿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詠公愳征

蠻失利興祖欲以啟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啟聞而奐亦馳信啟帝誣興祖扇動荒蠻帝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反背輒殺之帝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虎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箜篌在舟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虎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奐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叡其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詣臺史不過檻車徵還豫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曰宜遣典籤閻道逞啟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啟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聲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

愚按殷叡諫止奐數事南齊書皆無但云曹呂今來旣不見真敕恐爲奸變正宜錄取馳以啟聞耳味此

語意非前後固諫者恐當以南齊書為據不然何以

不肯而同誅

南齊書曰彪率州內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

南堂陳兵閉門拒守

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

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

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

戰却之司馬黃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

奐聞閒兵入禮佛未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

南齊書曰叡字文子陳郡人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

淵謂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

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

於都棄市

祁承㸁瑯琊過眼録曰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

孿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然考王氏世表奐七子融

為長琛次居五不知何云孿生

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並奔魏後得黃瑶起臠食之弟佃女為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又且出繼時不離絶奐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奐參軍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奐弟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内史袁粲遇害親故莫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奐誅後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帝謂曰比有北信否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意有臣帝亦以為

亮禹

資治通鑑考異曰奐以三月卒武帝以七月殂而蕭

始以是冬見魏孝文於鄴齊書無此言必誤

後位祕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

宴席問羣臣曰朕爲有爲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

至理爲無帝稱善卒於侍中時進左光禄大夫謚曰胡

長子琳位司徒左長史琳於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

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

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毁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卒於衛尉卿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

梁書曰年十六歲猶隨母公主入宫高祖嘉其聰敏常為朝士説之

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

梁書曰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宇雖童稚中亠無所好

十三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賜與秘書郎張纘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普通初衆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

辨學如中書者幾人昇曰昇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
司若以才辨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
間所聞云何見見昇具啟聞敕即使南苑設晏錫與張
纘朱昇四人而已善明造席徧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
隨口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歡挹他日謂昇曰一日
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晏日敕使左
右徐僧權於左右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時年二十四
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之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

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絶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溫凊隔簾趨侍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淏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曰貞弟僉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

丁所生母憂則辭官而丁嫡母憂則居官何也

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卒贈侍中孝元以賢而

不伐曰恭謚曰恭弟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河東王譽功曹吏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勱為冠軍河

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領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
委州還朝勱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
勱獨以清白著入為給事黄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陵
歴晉陵太守時兵饑後郡中彫弊勱為清政簡民便安
之累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孝元徵湘州刺史宜豐侯
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為中
書令加侍中仕陳歴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擕
貳勱不得至鎮留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還尚書右僕射

時東境大水以勤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
請立碑頌德詔許之卒於尚書左僕射謚曰温弟質少
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位太子舍人中舍人庶
子侯景濟江

陳書曰侯景於壽陽反質領舟師隨衆軍拒之景軍

濟江質便退走

質領步騎頓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潰為桑門潛
匿民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孝元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

史領鄱陽内史魏平荆州候塡鎭盆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於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啟救之獲免卒於都官尚書謚曰安弟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位丹陽尹丞孝元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尋聘西魏魏以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尋陽太守魏克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

清靜且欲申以婚姻乃聘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
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孝宣輔政固以帝外
戚姊媼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孝宣以
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
於太常卿謚曰恭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
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素食夜則坐禪晝則佛經嘗聘
魏因晏饗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晏昆明池
魏因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夸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

蓋其時爲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斯

爲優矣[illegible]章六毀豈鬼神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

[illegible]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

[illegible]方駿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度元規讓

中書令義歸此矣奂有愚子自致誅夸份肖嗣克昌時

鍾門慶美矣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四